

珂雪斋集文集

中國文學珍本叢書
第一輯第四十一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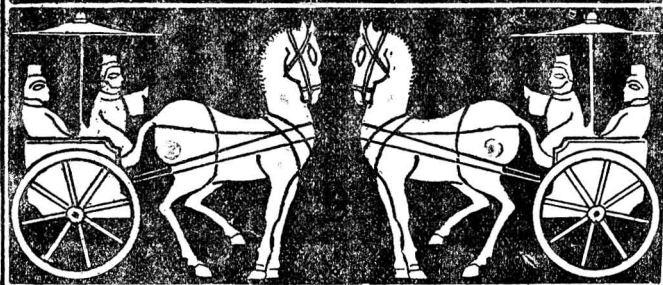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初版

珂雪齋集

普及本實價七角
特印本實價九角

撰著者 袁中
校點者 阿蠶
主編者 施鰲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總經售 張靜山

上海總店：四馬路三二四號
廣州支店：永漢北路二二九號
南京支店：太平路二四八號
雲南支店：土主廟街四十七號
成都支店：華興街
漢口支店：湖北路中



珂雪齋集選總目

文

卷之一

序

卷之二

序

卷之三

序
記

卷之四

記

卷之五

記

卷之六

記

卷之七

記

卷之八

傳・記

卷之九

傳・碑・行狀

卷之十

行實・墓誌銘・墓表・祭文

卷之十一

疏・募・題贊・表

卷之十二

書・跋

卷之十三

論說・跋

卷之十四

論・其他

珂雪齋文集 卷之一

序

送觀察周公遷光祿少卿序

蓋任事之難其人也久矣。非才之難而實心爲國者少也。天下承平日久。張不勝弛。無法無弊。竇乃萬端。方森森焉如不櫛之髮。而我奈何晏然避生事之名。欲以無事處之。古之君子。居一官則畢能其官。勞怨不問。與百世之利。鋤屢代之害。若其家然後之人身在局中。而反漠然若局外人。明不足也。而文之曰渾厚。膽不足也。而文之曰鎮靜。其究歸於無毀無譽。安然得所欲以去。若傳舍然。夫涉艷瀕者恃長年。走羊腸者恃御師。今率拙任事。而巧避事。天下事復誰望。居恆謂中外亦多故矣。卽肘掣未至。不可爲何。遽使實心爲國者寥寥如角。及觀監司周公。然後知天下未常無人也。公起家爲劇縣令。以直道不容於時。擯斥家食者數十年。而最後乃佐楚臬。分治江漢之間。公爲人慷慨有氣節。義所當爲。迅如鷺鳥之發。百步不留行。剛腸疾惡。不可旁撓。家居旣久。動心忍性之餘。骨力愈堅。見地愈卓。明習當時之故。異日者。楚藩之有

煩言也。公曰：楚且變，已而果然。會以一重臣來，人謂楚事弭矣。公曰：變未艾也，已而又然。凡公所以料楚策者，甚工，而惜乎不獲用。然公於羣藩控御有法，始以恩信服之，而不可則用法。藩蔑法不下，楚所以逆銷之甚多。往有名家青衿子奴，與藩卒搏，卒不勝，呼其宗之羣不逞者，直破其門，入其室，擊青衿幾斃，辱及其孥。其家擊建鼓以聞，公掀髯曰：是不畏漢法耶？立逮其魁數十人，至庭中數其罪，以次受罰，皆如令。闔宗環立戟下，莫敢譁。終公之任，無跳梁者。公之控御多此類。武弁執袴，數其冢，惟力是視。公任其良，稍不檢，褫黜立至。程以訓練，多精兵，而屯賦爲武人。陸海朱紫，其藉莫可詰。乃一一爲稽覈，得其乾沒者治之。屯政清異，時當事者受他指，拓郡城若干丈，地汚，惟貯潦水，又於形家不宜。二十餘年來，屢欲復，屢以築室止。公朝建議，夕設版，不浹月，遂如故址。復濬其隍若干里，以達于漢，民益便之。郡東北舊楚王臺榭在焉，皆浩浩乎，匯爲湖，湖漸淤爲腴田，豪家食而不稅。公覈不稅之田若干畝，藉爲賦郡。爲孔道郵騎，項背接。自播變以來，郵卒不堪命者，求去代以新。新者復行金錢祈脫，否則逃去。十餘年來，聚訟鼎沸，有司仰屋歎。公曰：吾得之矣。乃以前淤賦增馬價，於是故者爭出受，事前所囁者俱寂無聲。公又謂江漢環抱此郡，如人脈理，不可使不會。昔孟忠襄西引沮漳之水入漢，而後荆東北有水險。是時江水鶴穴入湖，而與漢合。今穴闕不復合矣。試爲石閘，以時啓閉，且海可開。

何疑於江。議成將受事矣。而會公遷去。議者僉謂今天下邊腹多事。何不卽寘公于建牙開府之地。以少展其逸足。而今以貳光祿。母其以函牛之鼎爲臠雞用耶。愚謂當事者姑以此爲津梁耳。行且大用公。且公之屈也久矣。不大伸。何以酬大屈哉。乃愚則重有感于公爲令時事也。追思權門薰轅之時。寒燠惟其呼吸。赤側朝行。則寶書暮下。人有以是爲公地者。而公如不聞。遊龍輿馬自長安來。典衣奴子。橫索金錢。不得則禍立至。人有以是爲公危者。公亦如不聞。謂我爲縣官牧養小民耳。豈以脂膏易一官。然公卒以是黜。蓋至旣遭賈傅之遷。旋下敬通之詆。人固謂直道之果不可伸也。及一轉盼之間。向之炎炎隆隆者。已化爲冷風。爲浮煙。况僂僂而稱掃門人哉。而公之風節久而愈彰。以不用而鬱爲大用。今且津津乎未有涯。又安見直道之果不可伸也。嚮使公俯首而事馮子都王子方輩。可以唾取要津。卽不然而與世浮沉。斂其強項之氣。亦不至濩落。如往時然。公卽不濩落。如往時。而求完其節。全其品。以伸爲今日之用。無有也。天道倚伏之機。人事去取之衡。亦可識矣。如公者。非百世之師也歟。公之功名。必且爲國之大臣。先祿其津梁耳。天子且重用公。日可俟矣。

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

雖有異才清操。命不值則不亨。此非人力也。南唐馮贇云。早知窮達有命。悔不十年讀書。

豈惟事科舉。卽宦途可知也。公以文章宿儒棄去。令予邑。百廢皆興。然前此江不溢。至是水大漲。破城郭。前時歲不甚歉。二三年輒大饑。公行村落中自賑之。小民輒公發富。民廩爲盜。不可治。倖門吏胥公力搜剔。然奸猾山積。公爲民日以羸瘦。貧次。骨然天變。人情若此。且公釋科舉而宦遊。以爲可以稍行其志矣。而卒不伸。非命也歟。民貧。度支無從出。過客不滿意。則譙詞。隨至。以爲公似強項者。孰知公之淳謹甚也。夫送迎之不周。水患之至。城郭圯。倉廩虛。猾民反噬。盜賊多有。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。若夫撫凋瘵。如赤子。進之衽席。惟恐傷之。此心之不可見者也。冥其不可見者。而摘其可見者。宜矣。何憾。公獨不憶初下車時。語予事也。公舉於乙卯。夢人曰。首春官則仕。以此屢試屢黜。至丙戌三十餘年矣。不得已。乃宦得公安。實爲予兄首制科年也。公甫得公安。大驚曰。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。其驗歟。考其時。予兄皆未生也。定命如此。夫復何逃。豈進有命。退無命乎。公歸矣。予事科舉無效。惟有志讀十年書。魏武有言。老而能學。惟予與袁伯業耳。公才高學博。歸而澆花種竹。與古人爲伍。亦安往而不樂哉。夫州縣之徒勞。則自古嘆之矣。

贈東粵李封公序

古之隱君子。不得志於時。而甘沉冥者。其心超然出塵囂之外矣。而猶必有寄焉。然後快。

蓋其中亦有所不能平。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。僅能勝之而已。或以山水。或以麴蘖。或以著述。或以養生。皆寄也。寄也者。物也。借怡于物。以內暢其性靈者。其力微。所謂寒入火室。暖自外生者也。故隱者貴聞道。聞道則其心休矣。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。隱爲真隱。陶元亮之隱也。差適矣。今讀其詩。殷憂內結。至于生死遷變之際。每每泫然欲涕。而姑借酒以降之。又安能樂。然則自漢以後。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。一邵子耳。邵子洞先天之祕。觀化于時。一切柴棘。如爐點雪。如火銷冰。故能與造物者爲友。而遊於溫和恬適之鄉。彼惟不借力於物。而融化于道。斯深於隱者也。後之繼者。其惟白沙先生乎。邵子有言。學不至樂。不可言學。白沙之學。近於樂矣。樂生於覺者也。夢中悲歡喜戚。無端糾纏。忽然一覺。而宵莫得其所。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。處窮處達。無往而不适。是之謂樂。得其道。而內不受物之弊。豈待排豁焉。白沙蓋邵子以後一人也。東粵李公。少懷物外之志。始抱異才。睡取軒裳。而竟不得大伸于時。僅就一博士以老。人固以此爲公侘僚。而公暢然自若。甫得一官而去之。閉門偃息。泊然無營。或曰。此質行長者也。或曰。隱君子也。或曰。此古達者也。皆非也。公蓋學白沙之學者也。其于休心忘累之境。有所遇焉。故終身淪落。而無間死生。無變于已。而況人事之倏得倏失者乎。則近時之以道隱者。公又一人焉。而豈若借適於物者流。力戰於牢騷不平者哉。雖然。隱顯跡也。非聞道不能隱。非聞道

又豈能顯。而能以道隱者。必能以道顯者也。特抱道者。嗇于用而不及展。而稍稍見諸用者。又矜於氣而不化。假令堯夫明道輩。得伸其用。真儒作用。必大可觀。近代文成一出。功施爛焉。性地之所發揮。概可知已。則白沙與公。皆能以道顯諸用。而不及顯者也。古之君子。抱此道者。以其真自適。而出其餘緒。以及天下。當吾世而不及試。則留以俟後之人。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。道在天下。卽吾之精神在于天下。又何必身有之。今公之喆嗣。置身鏡衡之司。且暮且陶鑄天下。學公之學。行公之志。畢公所未抒之事業。公之隱而未及顯者。今且津津乎大顯矣。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。道德具于生前。而榮華集於身後。赫赫綸綍。下賁泉壤。卽不足爲公加損。而益以見天之久定。吾道之終亨矣。此予所以樂爲述也。

壽潘太碩人八十序

天子鄩之間。數有人譚羽化之術。且曰龍沙之期至矣。所云八百人者。散於天下。而其主盟爲導師者。今在新安萬山之中。蓋唐宋間人也。或隱或顯。緣合者遇之。予聞而異焉。且疑焉。曰。眞耶幻耶。是不必研踵繭足而至者。可立決也。至新安覓之。無影響。涉重嶺。至婺源。而主於去華潘君之舍。去華有別墅。名小桃源。山水清勝。館予其間。初語予以因果報應之事。令我惴然怖。已語予以升濟神明之說。令我暢然喜久之。若爲孺子可教也。乃語予以先天大易之學。

令我霍然若有所悟。十日之內。往復不可勝記。大略聆之。如牙頰之有丹砂也。如身在清涼之國。而舉胸中柴戟之苦。濯濯乎隨輕風而化也。浩浩焉不飲而酣適。不歌舞而暢快。蓋自有生來。予始知世間有朋友之樂矣。已而修登堂拜母之儀。去華曰。吾母今年八十矣。公來適與期會。緣也可無一言。予曰。予之來也。蓋欲有所遇。而不意其幻也。然今則有所遇矣。昔淨名依於忠孝。今去華登朝抗疏。爲名御史。出而佐郡。爲良有司。歸而養母。嘻嘻爲孺子。慕其忠孝大節如是。而又于盈虛消息之理。灑然而自得。忘苦而忘年。尙當于世。上求之歟。是役也。予見世外人焉。并見易遷宮中人焉。不可謂不遇也。予不得更作世間語也。遂書之以爲祝。

壽安遠令田近薇七十序

邑中諸田。號爲大姓。有善人焉。是謂寅山翁。以其力食數百人。旁絕姬媵。生子十一人。十人者。皆能成立。其中又有善人焉。是謂近薇君。萬曆之二十四年。近薇君以邑令懸車於家。年七十矣。寅山翁固無恙也。稱觴之日。其皤然于上。神明迺然。望而知爲地行仙者。翁也。冠進賢冠。雙鬢猶玄。顏若渥丹。目無旁睨。足無失步。于于然若有所慕。如孺子色者。近薇君也。或斑斑。或二毛。褒衣大冠。揖讓而前者。諸季也。高冠長裾。其來如林。踰踰于下者。君之諸子侄。與諸孫也。諸子稱觴于七十二之父。已奇。七十者又稱觴于九十二之父。則又奇。九十二之父。精神

矯健與七十之子幾不辨。則又大奇矣。古言世德不言世壽。然而世壽未有不本于世德者。生也晚。不習寅山翁事。若近薇君。則固所耳而目之者。寅山翁治家嚴。君事之尤宛。問安之頃。翁如甘臥。君以足嘗地始行。翁老脫二齒。君走太和禱於神。齒復生。人皆以爲孝感。君雁行旣多。百計訓誨。以安親心。少年負才氣。可取一第。竟格于數。以明經爲邑博士。久之名大起。遷爲令。數年後。念老親在堂。急解組歸。蕭然無長物。跡君行事。豈不亦篤行君子也哉。且夫天生敦龐渾厚之人。不有極富極貴以酬其隱德。則必以非常之壽償之。君之天性孝友。口亦不自言。人亦不必知。夫某事孝。人知之。某事友。人知之。未忘臚也。其事有涯。其道屬陽。陽則宣洩已盡。其所得之名。亦足償其實。故往往無厚報。若夫孝矣。人不知其所以孝。友矣。人不知其所以友。閭然而已。其事無涯。其道屬陰。陰則翕聚不散。故天常以隱福賚之。所謂隱福。益又異矣。公卿將相。顯福也。眷屬團圓。歡娛壽考。隱福也。世之公卿將相。雖云炳耀。然其所大不足者。常在父子兄弟之間。與夫壽命延促之中。外若尊貴。內實勞苦。雖樂不真。若使父母在堂。兄弟無故。身其康強。老而不衰。良田廣宅。協長統之言。閒居事親。窮安仁之樂。有陶徵士之逸。而無其酷貧。有榮啓期之壽。而多孫子。雖少炎炎隆隆之勢。其受享已多。而取之天者。亦已腴矣。里人有乞福於帝者。帝曰。若欲極富與極貴乎。曰。不願也。曰。然則何願。曰。不願富。願得中人之產。以養生。不

願貴。願得百石之祿。以逮親。清安無事。壽至百歲。野人之所需也。帝乃大笑曰。富貴任君取。若此。乃上界仙都之樂。吾不許也。凡極富貴與極安樂。壽考人所不得兼。而天之所不能忘也。今君居富貴之中。而又享安樂。壽考之福。非有隱德。孰能堪之。予以謂寅山翁與君。皆當百歲無疑也。凡人稱人百歲者。皆諛翁九十二。視聽不衰。君七十。如五十許人。以天道人事考之。皆不百歲不止者。君聞之。其能無抵掌而進一觴否。

壽子孟溪叔五十序

有居數區。倚山傍湖。竹木環焉。喬松千株。有田數千畝。不減下時。歲收不知。水旱魚蝦如土。薪不待伐。養馬四十餘蹄。丁鑠郭椒倍之。有別館。貯伎兒。不離絲竹。居然仲長統所云。而豪華不啻焉。村里蕭寂。多溪刻甕牖之子。誰與享此者。眼前獨見孟溪叔也。叔喜自適。善治牛。歲以其餘費。家道不盈亦不落。然豪爽好客。食啖兼數人。精力強健。予嘗笑曰。如叔者。素問難經俱閒物。真可付祖龍鵲倉諸公。當予何處生活。今年五十矣。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。卽面貌居然。是也。昔伏波薄少遊之言。至見飛鳶跼跼水中。始憶之。幸而功成。卽以爲過少遊矣。然年老貪功不置。觀其僑一足而視戰鬪。亦殊可憐。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。果安在也。予家世農夫。產業膏腴。先王父叔王父。享田間之樂。春初卽了公事。終歲縣役不至門。惟相與飲酒晏笑而

已。後稍知讀書。予伯兄仲兄。相次列賢書。然兩兄有書來。皆云仕宦苦甚。機關械其內。禮法束其外。不似昔日坐大槐下樂也。若予爲博士弟子。每入試。頭鬚爲白。人生幾何。而能堪之。視叔眞天上人。叔且百歲。此別有異福。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。第不知如侄輩者。何時得擲却經牛。事奉杖履於湖山間也。叔聞言大笑。乃謂予曰。阿叔日來。愈知調馬。遂呼兒取馬來。至則超騰而上。一鞭競指湖上。若飛煙。頃之不見。又頃之復還。下馬振衣。顧予及諸客曰。何如。遂相牽入中堂。痛飲達旦。

壽南華居士序

予少時。遊武昌。與西陵丘長孺等。結文酒之歡。記九月九日。大會詞客酒人於洪山。方分韻賦詩。忽有客長身修髯。騎紅叱撥。鳴鞭而過。絕影奔塵。忽已不見。羣少年皆騎駿馬。尾之。已忽還。下馬入酒筵。不問主客禮。徑就座。食啖兼人。議論風生。諸詞客少年。皆屬目卑下之。惟恐不得當。予謂長孺曰。客何爲者也。長孺曰。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。予稍稍與之語。心異之。坐是得交于南華。且習熟其人。大約倜儻自好。雖操奇贏。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。家世溫厚。而鄙爲纖嗇。念愛光景。自奉養。略如楊王孫。以其暇。飲酒聽歌。調馬釣魚。山屐水棹。觴月尋花。蓋自有生以來。未嘗一日作顰眉蒿目事也。予自念嬖人子。終日伊吾。志愛豪華。不得少行其胸臆。

私心向慕之。已別去。與南華不復相聞。經諸升沉變態。幾二十餘年。予亦灰心學禪。今年結蘭若於玉泉。偶南華小阮道甫。顧予山齋。乃訊及南華近事。道甫曰。叔氏近日心厭世芬。歸依安養。依然道人行徑矣。予歎曰。有是哉。人生在世。須如弈碁。要看最後數着。若貪世樂。而無所歸宿。卽非佳結局也。然世上山澤之癯耳。絕美聲。目絕美色。口絕美味。彼皆境緣不合。而不得不舍。喧而入寂耳。非真能忘情者也。枝葉暫除。而根株自在。有如春草。隨時輒發。又如水之遏逆已久。則其瀑流也必甚。惟豪華之子。久在世塵而生厭離者。其銷除在根株。而其力最大。一厭永不復生。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。今南華久處羶薌之地。而晚年乃能厭去。且身體康強。萊妻白首相莊。兒孫羅列。書種相繼。于人間世之福。已極完備。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。如此結局。此皆天生異福。不可多得。世間大富貴。人形雖可觀。神多勞瘁。爲世累忙。不知辨道。亦無暇辨道。至老耄。何足欣慕。予有此願。不意南華之先我也。今南華六十矣。前此享世間濃冶之樂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。不知與五陵裘馬。儒衣僧帽之顧阿瞋。有少分別否也。道甫曰。叔氏今年六十。期在二月之二十日。將往稱壽。乞居士一言。予曰。予所與君言者。足矣。卽次其語以祝。

壽大姊五十序

予同母兄弟四人。其一爲姊。姊兄伯修。而弟中郎及予。少以失母。故最相憐愛。記母氏卽世。伯修差長。姊及予等皆幼。時居長安里舍。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。予已四歲餘。入輸家莊蒙學。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。從孫崗來。風飄飄吹練袖。過館前。呼中郎與予別。姊於馬上泣。謂予兩人曰。我去。弟好讀書。兩人皆拭淚。畏蒙師不敢哭。已去。中郎復攜予走。至後山松林中。望人馬之塵。自蕭崗滅。然後歸。半日不能出聲。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。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。育於庶祖母詹姑。每寒夜。姑燔枯。呼四人坐。伯修喜談說古今事。姊喜聽。惟恐語止。自煮茶餉之。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。緣飾之以相恐嚇。姊與予皆膽薄。燈火明滅。風吹紙窗。真如有物至。大駭啼而走。伯修拊掌大笑爲樂。如此以爲常。以故姊於經史百家。及稗官小說。少時多所記憶。曾與中郎及予。至廳堂後。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。皆小說碎事。可數百句。姊入耳卽記其全。予等各半。姊性端重。匿影藏聲。一一遵女戒。獨好文。強記夙悟。大人每見而嘆曰。惜哉不爲男子。及長。歸于毛氏。姊夫毛太初。少失怙。廢儒課農桑治生。姊少長外家。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。方伯。諸舅起家孝廉制科。貴顯赫奕。外母及姁子輩。戴珠佩玉。服羽翟。金翠陸離。中表兄弟多文士。蘭雪其姿。珠璣爲唾霧。而已顧爲田家婦。縞綦操作。頗能以命自安。無天壤王郎之憾。事姑孝。待妯娌和。馭下寬而有法。中外稱其賢。每鬻者過門。度外所與直。少詘。或從後屏益之。

太初喜置田畔之田。贏其直以購。不足則取給簪裙無難色。後園課臧獲。種松數千株。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姁。居家茹蔬飲水。至儉。而客至則酒肉相屬。皆醉飽去。故數十年無纖芥鬬訟事。太初創家。出對客則胡盧大笑。入室則焦家計。兩眉蹙合可作髻。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。時爲破顏一笑。自伯修中郎論學。與他人言多不省。惟姊有深解。中年欲棄家冗入道。勸太初置妾。代司管鑰。而太初惜錢不肯鬻妾。又畏多生兒女。爲身累及。連生丈夫子三人。長皆督之學。冀其收朱藍之益。爲請明師。厚其供億。而私益其贄。故諸子學儒皆成。以次入鄉校。可望科第。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。出則八行相望于道。歸則迎之室中。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。而先後不祿。姊與予痛念骨肉。各抱病一年。幾隕。至去歲始相賀更生。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。使爲男子。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。何遽出兩兄下。而竟泯泯閨閣。實可歎。然以人世福緣論之。姊固有偏饒者。伯修無子。子予子。而姊有三男矣。中郎有子。未見其冠婚。及入校。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。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。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。其尤有不忍言者。五十人世常耳。伯修得年僅四十一。中郎四十三。皆不及望五。而姊今已屆期。後來尙未有涯。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。夫世爲女子者。恨不爲貴人妻。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。卽謀置侍妾。棄故憐新。強者仇。弱者怨。追隨宦轍。老尙跋跚。亦復何快。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。諸子于于色養。歲時伏臘。兒女團